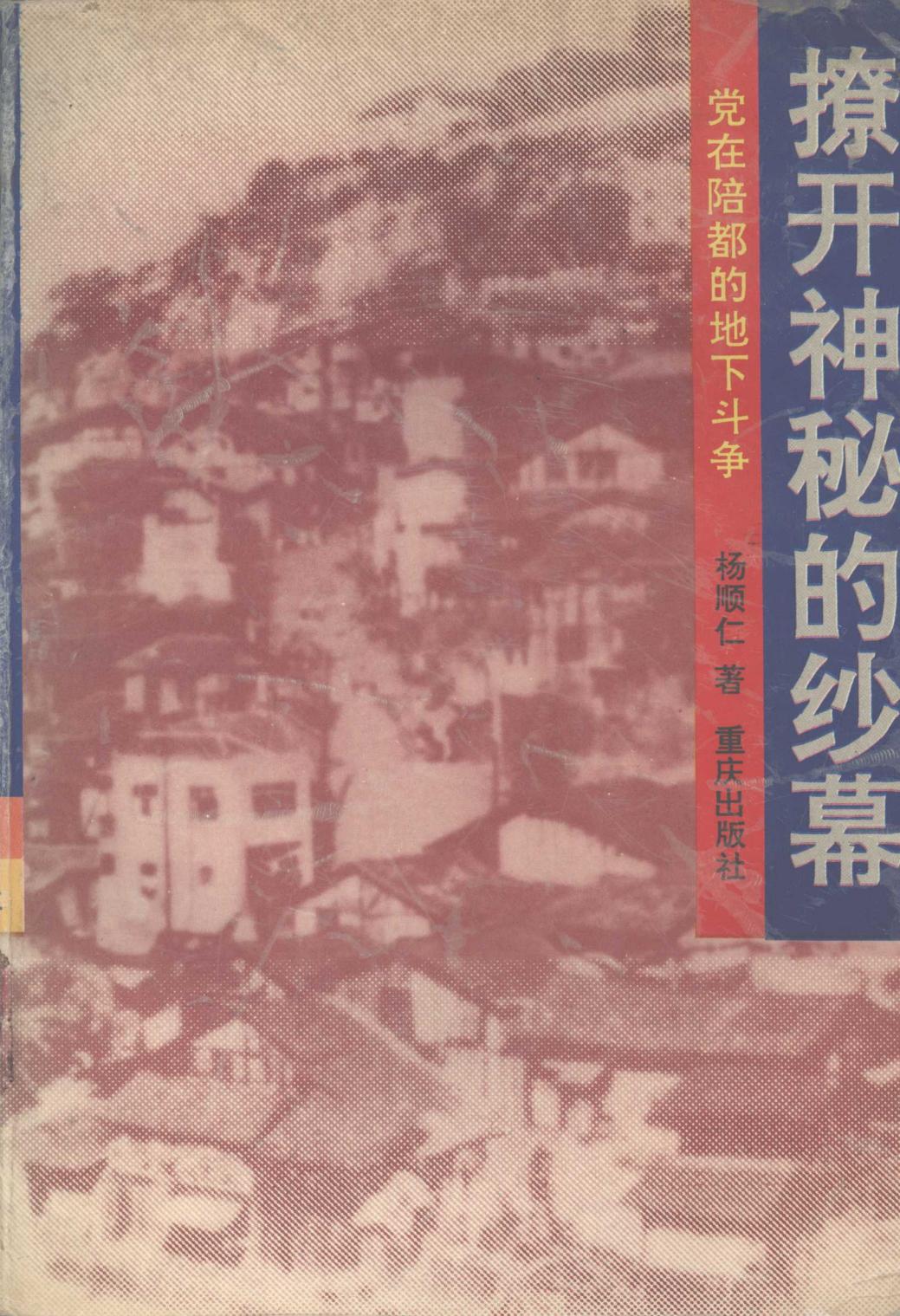


# 撩开神秘的纱幕

党在陪都的地下斗争

杨顺仁 著 重庆出版社



# 撩开神秘的纱幕

——党在陪都的地下斗争

杨顺仁 著

重庆出版社

1991·重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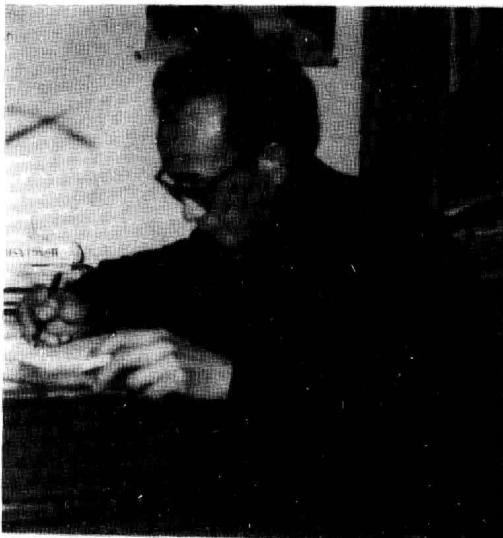
责任编辑 黄长军  
封面设计 金乔楠  
技术设计 寇小平

杨顺仁 著  
撩开神秘的纱幕——党在陪都的地下斗争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（重庆长江二路205号）  
新华书店 经销 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 
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 25.25 插页9 字数 622 千  
1991年6月第一版 1991年6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 
印数：1—3,000

ISBN 7-5366-1632-5/D·71

定价：10.35元



## 作者简介

杨顺仁，1925年11月生于四川涪陵县。20岁时就读于国立剧专理论编剧专业。1947年起开始从事新闻、广播工作。解放后历任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副主任，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管理处副馆长、副研究员。离休后，继续受聘为陵园管理处顾问、研究中心主任。

由于作者具有一段地下斗争生活经历，50年代起即潜心现代革命史研究，著有文学传记《雨花台颂歌》。1983年重庆出版社出版了他编注的《囚歌·增订本》。近年陆续在《中华英烈》、《纵横》、《大江南北》、《名人传记》等20余家杂志上发表数十万字史话文章，颇得好评，多次获优秀作品奖。

继承革命先烈的  
遗志，为实现共产  
主义而奋斗。

徐向前

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廿一日

徐向前元帅为歌乐山烈士陵园题词

蟠屈生根靠石中繁枝今  
日出墙东英雄已去精魂  
永应共榴年歲：紅  
為白公故土櫻花作  
胡健

胡绳凭吊白公

馆殉难烈士题诗。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

com

冯传庆

四十年代初，我仍有兩名同志打入戴笠那里，后来暴露了。一天，有一个人找到周公馆，我怕他是送他去延安，我送给他一件皮大衣，并把他送到江边。但他来的时候已经被特务盯上了，后来戴笠抓的人捕走了。

叶剑英为“中共军统电台支部”冯传庆等烈士所写证明材料

革命  
张露萍

中共军统电台支部领导人张露萍





重庆学生举行抗暴示威游行



举行“12·1”血  
案追悼会时布置  
的灵台



威震敌营的《挺进报》



武昌湖边装殓部分烈士遗体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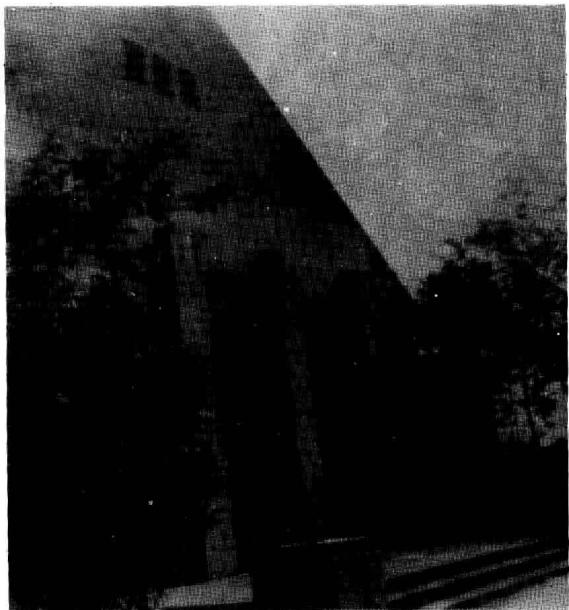
重庆解放后，装殓  
烈士遗体的部分灵柩

烈士家属在渣滓洞哭吊亲人

蒋介石与戴笠



抗战时期军统  
局在重庆的办公地





“西南军政长官公  
署第二处”办公地

“二处”处长兼保  
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  
远举在改造学习期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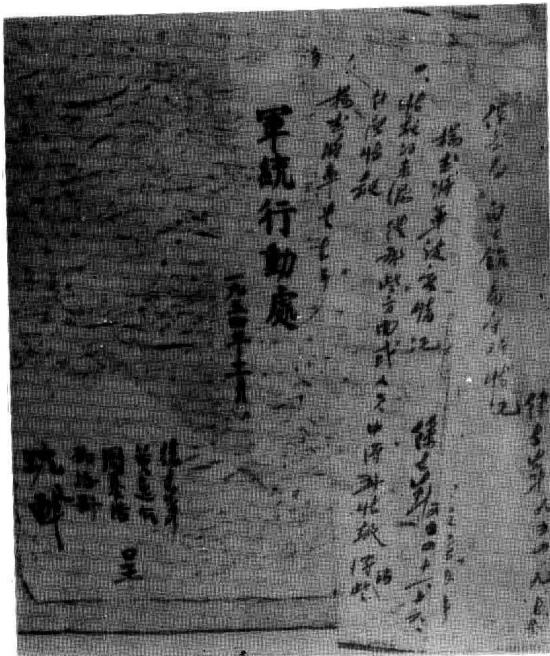


奉公審核課主事一員  
所長李忠善本主行部  
執事於某年月日先赴造  
候於某地即簽并附完  
一執行主官相少司徒  
某處候地並經地幹事  
某處候地並委員司徒  
三執事其相用某處候  
理清原未具照某處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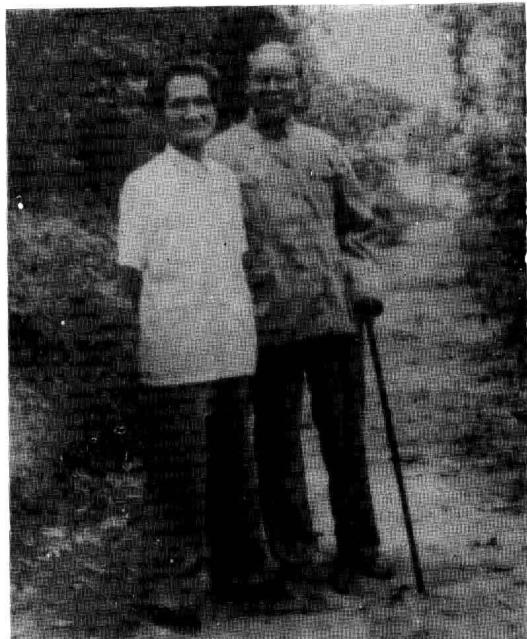
保密局西南特区所拟“密裁”江竹筠等30人的计划

暗杀30人任务完成后，特务所写请发“奖金”报告，以及徐远举批“发”的批语及签名

徐远举在改造期间  
所写部分交代材料



韩子栋(左)与全国政  
协委员沈醉，1985年来  
重庆拍摄影片《冤家路  
宽》时，在白公馆侧林  
荫路上合影



## 序　　言

在中国5千年历史中，不要说秦月汉关于我自属远古；就连辛亥革命的义旗，在我呱呱堕地14年前就已珍藏进博物馆了。

但历史长河总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，在我青年时期，却正赶上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。国事蜩螗，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奔走呼号，效命疆场；在进步思潮启迪下，我也萌发了投身无产阶级先锋队要求。

可是，当时在国民党统治最最严密的南京，要找到隐蔽甚深的地下党组织，其困难程度，或恰如宋词所云：“众里寻他千百度。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。”

1948年冬，淮海战役揭开序幕，南京政府业已呈现风雨飘摇局面。反动派为稳住人心，乃由复兴社“十三太保”之一、时任国防部新闻局长的邓文仪，抛出在战场上俘获的原鄂豫皖边区专员杨某、陕北农业劳模吴满有，在南京文化会堂举行盛大记者招待会，企图利用这两名叛徒之口和记者手中之笔，为国民党日暮途穷的反人民战争，注入些许“活力”。

是时我为《南京人报》记者，按地下党指示，经过用心设计，我选准叛徒们反共调门唱得最高，邓文仪满面春风之际，从“以子之矛攻子之盾”角度，爆出几个对方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，将这场煞有介事的记者招待会，搅了个主怒客散。

从此在我身后，出现“黑影”跟踪。同年11月16日深夜，南京军警宪特倾巢出动，全市共逮捕各界人士近200人。与我一起关

在宪兵司令部、以“匪谍嫌疑罪”被捕的各报编辑记者就有浦熙修、汪澍白等10余人。抗战时期在重庆入党，胜利后奉地下党指派负责与《南京人报》联系的李家桢、张友鳩夫妇，根据叛徒刘国定（原重庆地下市工委书记，《挺进报》事件中被捕叛变后，被军统任命为中校专员）当年7月在南京面见毛人凤时亲口密报的线索，也在当夜被捕，是为破坏《挺进报》事件在南京的延伸。

这次被捕的绝大多数，虽于隔年1月李宗仁迫于“和谈”需要，幸而免作刀下之鬼，然在宪兵司令部与我们同狱的地下党员、《文萃》主编陈子涛、骆何民和卢志英（党的高级情报人员）等，却在12月27日夜在狱中被剧毒麻醉后，运载去雨花台荒郊挖坑活埋。

通过这次狱中亲见亲历的种种事实，使我对敌特手段胜于虎狼噬人的残忍，对共产党人“头可断，肢可折，革命精神不可灭”感天动地的民族之魂，留下永生不灭的印记。

40年前当我侥幸跨出牢门，我就曾经期待在党史正本之外，还能读到一部有关民主革命时期隐蔽战线斗争史的专著，用以采录我们时代的正气歌，弘扬革命者勇于献身的民族魂，我时刻关注着这样一本专著的出版。

50年代中期，祖国各条战线呈现一派繁荣景象；唯独对革命史的研究，特别是白区地下党斗争史与“民国史”瓜葛牵连的部分，尤其显得冷冷清清。及至“反右”之后，一些史学工作者更把对“民国史”的研究视若畏途，列入“禁区，成为一门危险的学问”。对于这门“险学”，若干史学工作者往往采取“人云亦云，管它是否合乎历史事实”的“最简便的方法”，“于是这一门学科被糟蹋了。”（引自中国现代史学会理事长李新：《坚持和提高民国史研究的科学性》）

由于我与地下党上述历史渊源，1957年我曾写过一部有关雨花台烈士事迹的文学传记，业经出版社审定发排。讵料“反右”风暴骤起，连书带人连根拔起，书稿亦毁于十年浩劫。

1979年党在贯彻拨乱反正，实事求是方针过程中，我的错划“右派”问题得到改正，我很快从南京踏上返乡途程。

重庆是我生身之地，无论在生者与死者中都有我的同学、战友。缘于对地下党那份不了之情，对先烈的敬爱，和党的改革开放的大潮所鼓舞，我最终实现了调入歌乐山烈士陵园管理处工作的宿愿（1984年前，陵园管理处原名“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”）。

歌乐山烈士陵园是一个建制小，知名度高的单位，包括国内外一些政界首脑在内，每年来此参观的观众多达100万人次，建馆迄今，累计观众数已超过4000万人次。许多观众尤其是青年学生，在看完展厅陈列，参观过白公馆、渣滓洞集中营旧址后仍感不足，往往径直跑到办公室来，索取更为详尽的资料，要求回答提问。历年来记者、作家、影视人员和革命史志工作者亦频频来访，归根结蒂，无非迫切要求我馆为他们提供准确、系统史料——由于工作职务变换，面对广大群众要求，我可再不能袖手静等别人写书；却自觉责无旁贷，必须发奋提笔了。

确实古往今来，世界上广为人们议论，却又了解甚少的“职业”，恐怕就要数“特工”或间谍这一行当了。另一方面，中共地下组织在近30年民主革命进程里，由于身居白区，虎狼当道，魔爪阴森，任何针对蒋政权而发动的工、农、兵、学运动，都只能采取秘密策划，单线联系，口口相传，不许留下任何文字记录等保密办法；加上领导这些斗争的骨干人物大多落入敌手，惨遭杀害，事随人亡；一些幸存下来的同志，解放后也陆续谢世，不及访谈；这就使地下党与敌特在隐蔽战线上开展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，长期处于空白状态，笼罩上更加神秘的纱幕——世上人

心奇妙还妙在此处：越是重重帘幕掩蔽之物，人们反急欲撩开纱幕，以期先睹为快；越是鲜为人知之事，人们反千方百计，急于获悉个中奥秘。

为填补这一历史空白，使先烈宏伟事功彪炳千秋；使敌特残暴行径，不因时过境迁，隐形遁迹；这些年来我决计不顾成败，但抱定磨穿鞋底不叹苦精神，在查阅数万宗文献、档案、文物、回忆资料，走访上千名正反两面知情人后，历经10载寒暑，心织笔耕，终于在去年完成了这部以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夜，共产党人与各民主党派结成统一战线，与军统、中统乃至21军特委会（刘湘所部）、和别动总队（康泽所部）等敌特机关，在无形战线上浴血斗争的纪实史话。

全书内容可概括为：上下四十年，地域遍西南；包罗敌我友，人（物）事（件）数百千。即以时间论：本书所写上溯本世纪20年代共产主义运动在四川蓬勃兴起；下迄50年代人民政府“镇反”时期，横跨40年天翻地覆岁月。就地域言：除选择重庆为圆心，同时辐射川康云贵西南诸省。历述在这一时空范围，在诸如第2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，中共四川地下省委先后5届书记在创建、发展党的组织，领导工农兵学“赤化全川”的革命活动中，如何不屈不挠，壮烈牺牲的英雄业绩；历述在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，在成都发生的“抢米事件”，重庆的“胡世合事件”、较场口血案、抗暴运动、“六一”大逮捕、《挺进报》事件、上下川东三次武装起义、“11·27”大屠杀，下止于新中国建国初期大小特务纷纷落网，交付人民审判上百桩历史事件，和上千名历史人物中，敌营如何密谋策划，巧设陷阱；革命者如何智勇兼施，灵活应对，演出的一幕幕势如电光石火，威武雄壮，在血雨腥风中从容赴义的正剧。

书中既有我地下工作者打入敌营，诛特锄叛的壮举；地下游击队追奔逐北的战斗场景；也有革命志士幽囚白公馆、滓渣洞扼

腕悲愤、绚丽斑斓的狱中斗争，催人奋进的刑场寄语；书中还专章表述了军统、中统、“中美合作所”几大特务派系在四川的兴亡浮沉，特务分子的奸狡凶残，秽史丑闻；以及解放后怎样被撕破伪装，在入土三尺的地下被“深挖”出来。

总之，本书所述，事多紧张曲折，可歌可泣；人皆有名有姓，薰莸各异。在写作中，我谨本叙事唯真，执言求详，秉笔直书，彰善瘅恶态度，使这段历史中的是非功罪，善恶留迹人间，不致因风云变幻而随之消失。如果本书还能使广大读者、特别是青年朋友饶有兴味地一读到底，从而加深对旧中国黑暗腐败的认识了解；对比现在，感受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，增强热爱共产党、热爱新中国的向心力，此实为我馨香祷祝之愿也。

在本书写作过程中，许多老革命同志，烈士的亲属、战友和有关单位曾给予我具体指导帮助。尤其是重庆市档案馆、歌乐山烈士陵园管理处为我提供了珍贵资料；重庆市党史工委副主任胡康民热情细心地为我订正史实；在时间紧迫、出版业处于不甚景气的情况下，重庆出版社同志毅然接下这部书稿，并以高速度、快节奏精神，在不到10个月时间，使本书顺利出版，赶上向党70周年献礼，这都是我要向他们致以衷心感谢的。

对本书中不妥不足之处，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。

杨顺仁

1991年1月15日

于歌乐山烈士陵园